

神圣名义下的争鸣

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

张 峰 著

拖着镣铐蹒跚而行的卢卡奇

性革命之父赖希

激进派萨特

一代宗师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

情绪不稳定的阿尔都赛

不愿妥协的科莱蒂

神秘主义哲学家布洛赫

日常生活的批判家——《论证》派集团

经济体制的新思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北京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

神圣名义下的争鸣

张 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圣名义下的争鸣: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张峰著. —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ISBN 7-200-03082-1

I. 神… II. 张… III.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W.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4571 号

神圣名义下的争鸣——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

SHEN SHENG MING YI XIA DE ZHENG MING
— XI FANG MA KE SI ZHU YI DAO LUN

张 峰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25000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0-03082-1

D·254 定价:12.50元

目 录

〔1〕 导 言

〔20〕 第一章 思辨哲学的实践之果——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

〔20〕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难解之缘

〔25〕 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思想先驱

〔33〕 拖着镣铐踟蹰而行的卢卡奇

〔48〕 固执己见的柯尔施

〔60〕 身陷缧绁的葛兰西

〔84〕 从实践复归于思辨

〔92〕 第二章 里比多的宣泄——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

〔93〕 被视为“社会病理学家”的马克思

〔100〕 性革命之父赖希

〔111〕 “三 M”之一的马尔库塞

〔128〕 费尔巴哈式的人物弗洛姆

〔141〕 第三章 痛苦生灵的呻吟——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141〕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

〔146〕 激进派萨特

[166] 温和派梅劳·庞蒂

[179] **第四章 批判精神的辉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

[179] 庞大而复杂的家族

[188] 一代宗师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

[206] 后起之秀哈贝马斯和施密特

[220] **第五章 不合拍的异曲——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220] 来龙去脉

[225] 情绪不稳定的阿尔都塞

[237] 有悲观色彩的高尔德曼

[247] **第六章 经验科学的折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247] 思辨领域的彼岸

[252] 持中间立场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258] 双重人格的德拉·沃尔佩

[266] 不愿妥协的科莱蒂

[278] **第七章 理想王国的向往——乌托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278] 马克思的理想主义精神

[282] 神秘主义哲学家布洛赫

[299] **第八章 奔放不羁的激情——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

[299] 西方社会的造反派——“新左派运动”

[305] “著名的糊涂虫”——索列尔

[308] 日常生活的批判家——《论证》派集团

〔319〕第九章 凝重务实的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进展

〔320〕 经济体制的新思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328〕 马克思著作的新诠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333〕 人和自然的新秩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338〕 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依附理论

〔345〕 后 记

导 言

有人做过统计,在 1989 年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前,世界上翻译出版量最大的书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信仰人数最多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据报载,甚至在今天,在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首都伦敦,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成为畅销书之榜首。马克思主义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

人类进入 20 世纪后,特别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原本仅在欧洲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中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突飞猛进之势很快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开来,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思想体系。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法国、英国、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求解放的战斗纲领;在长期作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里,马克思主义也是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甚至美国黑人的反种族歧视和妇女争取解放的女权主义运动,也无不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总之,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切不满于资本主义社会现状而要求革命的思潮和运动的有力武器。当然,各种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出现的思潮和运动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或在何种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值得另做具体分析。但

一切要求革命的进步力量都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一个基本的趋势: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实际斗争中普遍化了,并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普及,首先应归功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密切联系俄国的具体实际,在一个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诞生其中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度里率先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具有榜样的作用,它说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各国、各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才有出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胜利,相继建立起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里,马克思主义以其无可辩驳的实践成果确立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列宁主义是在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确立并发展起来的。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列宁等人的主张并不具有正统的地位。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指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由于第二国际是在恩格斯指导下产生的,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在恩格斯生前同恩格斯有较多的接触并深得恩格斯的信任,所以,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当然解释者和合法继承人。例如,恩格斯在 1890 年 10 月 27 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在谈到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3

卷时说：“伯恩斯坦也能把这件事情很好地完成。”[1]恩格斯逝世前指定伯恩斯坦为遗嘱执行人，并把归他所有或由他支配的全部手稿和信件遗赠给伯恩斯坦。但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辜负了恩格斯的期望，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借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新变化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彻底的修正，着迷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因此，他们无力担负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责任，他们丧失“正统性”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空前广泛地传播开来，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作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而登上历史舞台。

本世纪20年代，在列宁主义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相对峙的总格局中，一种想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潮异军突起，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初期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的机会主义及其哲学基础。但后来，随着第二国际日渐脱下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重点逐步转向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从而成为当代一支与列宁主义不同但却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出现的重要力量。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不管是持赞成态度的人还是站在反对立场的人，差不多都承认它的创始人是匈牙利共产党理论家卢卡奇和原德国共产党理论家柯乐施。1923年，卢卡奇发表了他的论文集《历史和阶级意识》。在该书中，卢卡奇在批判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时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这些思想不同于或部分不同于列宁甚至恩格斯的主张。例如，卢卡奇认为，现实是主客体的辩证统一，既包括客观物质，也包

括劳动主体,强调物质决定精神或存在决定意识就会抹煞活生生的人的因素,造成一种“僵硬的二元论”;辩证法是人类认识的一部分,不是客观的物质规律,离开了人便不会有辩证法,因此,所谓自然辩证法是不存在的;社会是一个总体,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强调经济的首要性不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无产阶级理论意识,不是反映客观状况,而是构成革命过程本身的一部分,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取决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同年,柯尔施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也表达了和卢卡奇相类似的见解。卢卡奇和柯尔施的观点一发表,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1924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指责卢卡奇和柯尔施犯了“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卢卡奇在受到批评后违心地做了自我批评,因而被容许留在党内,而柯尔施则固执己见,拒不认错,于1926年被开除出党。共产国际对卢卡奇和柯尔施的批判,并未能消除其影响,一些对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政策不满的人以其为发端,另辟蹊径地研究和解释马克思的思想,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逐渐得以形成并明朗化。

关于卢卡奇的早期思想是否代表着一种不同于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历来有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纵观卢卡奇的一生,尽管他不时地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但无疑是一个列宁主义者。特别是对于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既然他后来做过多次自我批评并明确予以否定,我们就不应该再将这部著作视为他的代表作,更不应该由此而认为他表着一条不同于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这些学者的看法不无合理之处。的确,从总体上看,卢卡奇是一个列宁

主义者。尽管他的《论议会制问题》一文曾被列宁指责为“左得很，坏得很”，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列宁耿耿于怀。相反，他多次明确表示拥护列宁的思想，并反省自己的错误。例如，1924年在他发表的纪念列宁逝世的文章《论列宁的思想体系》中，他高度赞扬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如果认为卢卡奇蓄意反对列宁主义，显然失之公允。至于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在他一生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多大分量，也是值得再分析的。毕竟，在他此后的大部分著作中，《历史和阶级意识》表达的思想几乎荡然无存。因此，对研究卢卡奇个人的思想发展历史来说，我们不应过于看重《历史和阶级意识》的作用。那么，为什么还要认为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开创了一种不同于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呢？主要原因在于，一部著作一经问世，它的存在、它的影响、它所造成的后果是不以作者本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者可以收回自己的著作，但他收不回人们对这部著作的接受、理解和发挥。因此，以《历史和阶级意识》为发端而萌生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卢卡奇本人始料不及的，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一个悲剧。

如果说卢卡奇无意标新立异，那么，柯尔施则可以说是有意别出心裁。柯尔施对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和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所代表的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某种程度的自我意识。1930年，他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文中，不明确地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意指他和卢卡奇提出的不同于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多次提到“俄国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名称当时并未流行开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名称在当时还可以有别的解释，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2]

1955年,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梅劳·庞蒂在他的《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二章的标题,概括了一种由卢卡奇开创的、同苏联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人道主义的、主观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按梅劳·庞蒂的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特征: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做科学主义的理解,主张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科学的方法,认为只有彻底的批判行动才能实现彻底的变革。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仅限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反对共产国际的唯意志论的先锋队主义,认为真正的实践是与整个人类有关的自我解放的集体表现,重要的问题在于唤醒无产阶级,增强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带有自发论的倾向。第三,强调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继承性,证明马克思是彻底的黑格尔主义者,坚持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非常重视的异化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仅限于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

梅劳·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提出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流传。例如,N.麦金尼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1972年)、L.科莱蒂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1973年)等著作,都是在梅劳·庞蒂的严格意义上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然而,到了1976年,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发表了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进一步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外延,不仅把黑格尔式的、人道主义的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在内,而且也把反黑格尔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在内,泛指本世纪20年代以来出现的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对照的西欧大

陆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他从托洛茨基主义立场出发,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概括为:理论脱离实践,悲观主义情绪,唯一注重哲学研究,语言晦涩,同非马克思主义传统相汇合,缺乏国际主义。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提出后,很快引起了激烈争论。J. 赫夫、R. D. 沃尔夫、P. 皮孔等人纷纷撰文批评这一概念的不合理性。作为国外这场争论的回声,我国也出现了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争论。争论尽管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却广泛流行起来,并被普遍使用,只不过由于每个人的理解不同,涵盖的内容有多有少而已。

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历史上有过多次演变,由于它是以地域性名称为修饰词来概括一些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出现的不同思潮,所以它难免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这一点上,中外一些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提出异议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弃这一概念:一是因为任何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总要在外延和内涵上有所变化。例如,“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起初无疑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创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体系,但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起来,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些理论和实践,即使和马克思、恩格斯原初的设想有所不同,也可以归属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总称之下,因为它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如果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话才算是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前进和发展,也就不会有生命力。二是因为以地域性名称作为政治名称来使用的情况并不少见。一段时期常用的“东西方对话”就是一例。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里所说的“东

方”和“西方”是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可以作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与已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尽相同的、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出现的思潮的总称。

因此,问题不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是否合理,而在于把握它的最基本的含义,不要像佩里·安德森那样在扩大这一概念的外延的同时又增加这一概念的内涵,违反了“概念外延扩大而内涵必定缩小”这一基本逻辑常识,显得漏洞百出。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先看一看西方学者的看法。美国学者S.阿罗诺维茨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是一个记号,并不意味着任何特殊的学说体系。它的历史作用曾与本世纪的反列宁主义运动相联系,不管这些运动是作为谴责的对象还是(不怎么经常地)作为持异议者综合观点的自我描述。”[3]T.朗也指出:“我将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指自卢卡奇以来某些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自称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以某种重要的方式接过了马克思的挑战,从人类解放的可能性角度来探索马克思理论的力量和弱点。”[4]不难看出,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含义是指卢卡奇开创的与列宁主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梅劳·庞蒂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安德森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对照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都体现出了这个基本的含义。我国最早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专家徐崇温同志也表达了这个基本含义。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上“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

详细展开的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5]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之争，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本世纪20年代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而后又日渐脱离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与列宁主义不同的哲学和政治思潮。它与列宁主义特别是斯大林所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分歧是明显的。但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属于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呢？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理论界看法不一。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甚至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产生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从而有别于苏联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主要见之于西方学术界，在我国并不多见，只在评价个别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物特别是葛兰西时有所表露。第二种观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表述自己的主张的学派。这种观点主要见之于我国理论界。持这种观点的人确实把握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主张站在客观的、公允的立场上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抛弃明显的党派性，在这种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类似于马克思学。事实上，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就是马克思学家。第三种观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相对立，而列宁主义则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唯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大量的批评，呈现出一种回溯式批判，由批判斯大林进而批判列宁，由批判列宁进而批

判恩格斯，甚至批判老年马克思。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带有反马克思主义性质。

上述三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单独看来其中哪一种观点都不足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理论现象，并不是一种整齐划一的思潮，其中各代表人物的观点相异，甚至同一个人物的观点在不同时期也多变。因此，运用贴标签的办法为其定性是不行的。就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其中有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有些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有些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代表人物来说，有些人总体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葛兰西，有些人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成员，也有些人最终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者，如梅劳·庞蒂、科莱蒂。所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的认识，应当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对其中正确的、合理的观点予以承认，对其中错误的言论予以说理性的批判。鉴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复杂性，鉴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统一的定性也许是明智的。因为我们无论将其定为何种性质，马克思主义的也好，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也好，都有可能妨碍我们的视线，干扰我们对它的进一步研究。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用它作为判定其他思潮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划界标准。但列宁主义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色。时代的变化，国情的不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其形式和内容可能会有所不同，对

此我们不能苛求一律。

人们所以怀疑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具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相融合的倾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极为强调并发掘马克思主义和以前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的渊源关系,或主张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于是衍生出各种以其他哲学思潮为限制词的“马克思主义”,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即使不以其他哲学思潮作为限制词的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左派,也程度不同地带有这种融合性质。总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主义已失去了本来的独立意义,已大大变了模样。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而孤立地产生和发展的,不是纯之又纯的封闭体系。马克思主义为了自身的发展,必须注意批判地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非马克思主义者所创造的理论成果。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客观地说,与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相比较,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为重视吸收和借鉴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在这一方面既有失误,也有成就,由此而显示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多样性。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吸收和借鉴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面在于以什么样的方法来